

日落後的十五分鐘

灰藍色的大圳延伸到交流道處，日落後群山的輪廓向我無限貼近，在這寶藍與深橘凝結的晚空下，一間旅社燈火幽幽亮起。

我從小就被這樣的風景感動，有某種奇妙的魔力，讓我心情輕快而安穩。長大後仔細思考，我覺得這並不全然源自那些自然風景的美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其中如星點般的人類痕跡。這樣講也許有些自私，甚至可能會被一些愛護生態的人士批評，但我確實感覺河床邊的整齊街燈、近海作業船隻的燈火、從雜木林頂探出頭的便利商店招牌有種古怪的美感。比起站在炎熱的沙灘上，我更喜歡坐在冷氣房裡看海。

十一歲前，我們一家住在重劃區邊陲的一棟社區大樓中，從我和妹妹的房間望去可以看見許多尚未開發的建地、一條灌溉溝渠、車流稀疏的快速道路、遠方的群山。快速道路的交流道下來有一間加油站還有一間汽車旅館，「月之河」Motel。

妹妹小我三歲，我們生日只差一天，妹妹是七月的最後一日，身為姊姊的我是在八月的第一天。所以從小我們的生日都是一起慶祝的，通常看這兩天哪個是在週末。日期不一定，但慶祝地點有好幾年都是在「月之河」。

第一次跟父母說想在那慶生時，他們露出了詫異的表情，說那地方不是小朋友該去的，但在我跟妹妹哀求之下還是答應了。

我們騎了兩台機車過去，沿著大圳邊騎。初晚的街燈亮起，我看見妹小小的臉上有著期待的微笑，幾隻飛蟲被車燈吸引，飛進眼睛，我揉了揉，霞光與城市的燈光被我揉成萬花筒般的迷濛幻彩。

汽車旅館還不賴，有很大的電視可以唱歌，很大的池子可以全家一起泡澡，也有泡麵跟餅乾。比較難受的是菸味，但小時候我跟妹妹都以為那是前一組小朋友慶生的蠟燭味，所以也沒抱怨過。

房間裡有一道雙門的暗道，房務人員會打開靠近行政區的那扇，站在中間的小空間裡敲敲我們這邊的門，待我們開鎖後捧著生日蛋糕送進房裡。房務是一位很瘦很瘦的阿姨，總是穿著深藍色的夾克和黑色窄裙，一頭褐色的頭髮整齊束起，一對弦月造型的銀色耳環閃耀映射著生日蠟燭的火光。

當時，我跟妹妹都覺得這位阿姨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個人。後來當聽見她打開

行政區的那道門，尚未敲響我們這側的時候我們就會搶先開門。

「又長高了。」每年她看見我們都說著一樣的話，笑著露出迷人的魚尾紋。她會把蛋糕放在一旁的小木桌上，靈巧地脫下高跟鞋，然後才捧著蛋糕進到房裡。

我們很喜歡那道雙門之間的幽闇空間，每次玩躲貓貓，我都會躲在這。我們喜歡從門縫下窺視另一側人們的鞋底，偷聽對面人們模糊的對話。

「你長大想要當什麼？」妹妹曾在那個空間裡問我。

我思考了一下，想到幾個作文會拿高分的職業，最後還是搖搖頭，說不知道。

「佩佩呢？」我問妹妹。

「我想要跟那個漂亮阿姨一樣當大旅館的老闆。」妹妹傻呼呼地說。

「白癡喔，她又不是老闆。」

「姊你說髒話。」

最後一次跟漂亮阿姨見面時她沒戴耳環。她捧著蛋糕進到房裡，然後從口袋中拿出兩條項鍊，放在我們姊妹的手中，上弦月與下弦月，她說。那一次我們姊妹跟阿姨一起拍照，阿姨在中間搭著我倆的肩，美麗地笑著。

照片後面寫著：「二〇〇五年慶生，佩佩八歲，靜瑜十一歲，與月之河員工合影。」

那年年底，父母離婚，我繼續跟著爸爸住在重劃區的社區大樓中，妹妹則跟著母親離開。我還記得從窗子看著佩佩跟媽媽離開的背影，看著計程車沿著大圳漸遠，我知道佩佩一定也在回望著我。

遠方的群山消失在過曝的霧霾之中。

我感覺從那刻起，我身體裡某個重要的東西被狠狠撕成兩半，其中一半永遠地消失了。

那消失的一半，我一直以為就是佩佩，十幾年後才發現遠遠不止。往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都會夢到自己被困在「月之河」的雙門暗道空間中，兩側被上鎖，怎麼呼喊都無人理會，那樣的無力感深深地刺痛著我。

我拉起了房間的窗簾，不願再看見那群山、大圳、旅店。後來那些建地慢慢被

填滿，更高的樓房遮蔽了視野。大圳地下化，上方規劃成了綠廊，高速鐵路沿著山腳劃了一道弧線。童年那樣的景致成為絕響，山、旅店、大圳構成的畫面消失了，往後不斷追尋也找不回那樣的感受。

直到我遇見了「月影溪谷飯店」，那被封存、結晶般的回憶才悄悄鬆動。

我近乎是迫不及待要逃離老家那塊重劃區，國中就開始認真讀書，偏執般地拚命，幾乎沒有朋友，個性也變得非常內向。這麼努力就是想要考進市區的第一志願，住進宿舍裡。每當自己鬆懈，那缺少的另一半就會無限膨脹，像是黑洞一般要將我吞噬。我常常會想起佩佩，想起她離開那天，在車子後座，那小小的背影。

我就讀的是位於市區的第一女高，然而，那樣空虛感依然沒有隨著新的校園生活展開而消逝，反而有擴張的趨勢。我總在夜裡嚇得自己滿身大汗，常常需要半夜起身咳嗽，一咳就是十來分鐘。也是那時我才明白「失去這種情感」所占用的空間竟是如此巨大。

由於這樣的騷動時常干擾到室友們的作息，舍監後來安排我去和一位聽障生同住。從高一下學年直到高三畢業我都住在舊校舍一樓的邊間，從窗戶望出去是校職員的腳踏車棚，沿著牆邊種著一整排的兩豆樹，透過羽葉的縫隙可以看見一塊「東芝電器」的招牌在對方大樓樓頂。我喜歡睡覺時將窗簾半開，讓招牌那人工的光線穿過葉隙，照在眼皮上。住進這裡，我半夜咳嗽的狀況得到改善，惡夢也沒那麼多了。

那是一段光亮的日子，我和聽障生室友 **Seliyap** 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。

Seliyap 是原民生，我不太確定她來自哪一族，家鄉在哪，只知道 **Seliyap** 是晚霞的意思。她會在睡前撥開柔軟烏黑的髮絲，露出耳朵與精緻的側臉，然後非常緩慢地摘下輔聽器，我覺得這個睡前儀式非常的美，彷彿是某種古老複雜的舞蹈。

我跟 **Seliyap** 讀的是不同的學校，她因為有原民與身障的雙重身分，所以到處找尋符合規定的宿舍，以便能幾乎免費住宿，幾番波折後來才找到了這裡。我們學校的宿舍除了供本校生住宿，也有部分的特殊生宿舍，提供給同學區內的學生使用。

每天早上我都會陪著 **Seliyap** 穿過腳踏車棚，打開側牆的小鐵門，到公車站牌等車，待她上車後再自己走去學校。這一段路不長，但很少學生會走這裡上課，主要是因為小鐵門長期上鎖，是因為 **Seliyap** 平時通勤的公車站牌在此，學校才特別給我們鐵門的鑰匙。

而我第一次無力症嚴重發作就在這樣的時刻、這段路上發生的。

那天跟往常一樣，牽著 **Seliyap** 的手去搭公車，然後返回小鐵門，準備去上學。但就在穿越腳踏車棚的時候，突然雙腳一軟，跌坐在地。那感覺很古怪，就像是有人偷偷將堅硬的地板置換成泥沼，腳就以極不自然的姿勢跪了下去。我本來以為是自己還沒吃早餐，太餓因而無力，但試著站起時又發現手也麻麻的，使不上力，整個人像是一尊剪了絲線的人偶癱在地上。我頓時理解這應該是比沒吃早餐還更嚴重的狀態。

我試圖大喊求救，喉部肌肉卻不聽使喚，僅能發出極為微小的聲音，十幾分鐘後還是沒人來。

我冷靜下來思考，想著要多久才會有人發現我出事，或是有人經過發現。仔細盤算後，我感覺最糟的狀況可能要等到三天後。簡單來說，那天是禮拜五，因為時近大考，我們高三生被給予極大的自由，可以選擇去聽課或是去圖書館自習，我自己課後也沒有補習，因此是有可能整天都沒人發現我不在的。而 **Seliyap** 每個週末會回部落，下課就直接搭客運走了，不一定會回來宿舍。腳踏車棚因為位置離新的校本部偏遠，也幾乎沒有教職員會把車子停在這，而且，我剛剛已經順手把小鐵門鎖上了。這樣的狀況不太樂觀。

因為是第一次身體出現這樣的狀況，我無法預估自己還要躺多久？也不知道狀況會不會更嚴重？我開始想到會不會最後連呼吸和心跳的力氣都沒有，就在這裡孤單死去。想到這裡，我突然有想哭的感覺。

但眼淚沒有流下，不遠處的鐘聲響起，第一堂課要開始了。

又過了一陣子，我聽見牆外上班的車潮漸漸淡去，球場傳來運球的聲響。我看著六月中大片立體的雲朵飄過，夏季的晴空與東芝電器的招牌形成對比，紅與藍，刺痛著我的眼睛。我現在連眨眼都有點吃力。

我想起了 **Seliyap**。如果我今天孤單的死去，她會是最後一個見到的人。我想起她手的觸感，濕黏溫暖的掌心。

我到底為什麼要每天牽著她的手呀？我突然想到。**Seliyap** 行動沒有不方便，也

沒有看不到路的問題，其實根本沒必要牽手呀！只是在住進宿舍時被校方告知要我照顧她、帶她每天去搭公車，我就照做了。然後第一次牽起她的手是那樣的自然，她也沒有半點反抗，就很自在地牽繫在一起了。

我想起妹妹佩佩。好久沒想到她了，想到小時候也是牽著她的手去重劃區的空地旁找龍葵的果實，去大圳邊看白鷺在布袋蓮上的舞步。某種程度上，我想我可能把對於妹妹的思念，轉換成對於 **Seliyap** 的依賴，甚至是更親密的渴望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大概有一兩年了，我心裡默默感覺到佩佩已經離開了，永遠地到了另一個世界。高中之前，我還和妹妹保持聯絡，但都僅限於父親主動聯繫母親的時候，彷彿被施捨的片刻時光。我和妹妹會非常制式化地彼此問候，問一些無關緊要的事，因為我們都知道背後有另外一位大人正在監聽著。上高中後我擁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隻手機，但沒有人告訴我妹妹的聯絡方式，也許積極一點尋找可以找到吧？但心裡總有好多好多的芥蒂，每次都作罷，不知道佩佩是不是也這樣困擾著。

對於母親，也是有類似的感受，但沒有妹妹佩佩來得明確。妹妹與母親離世一事，我未曾跟任何人確認，也許是害怕知道真相，或是講出奇怪的話被佩佩討厭吧？但我幾乎是百分之百確定這件事。

突然後方傳來東西重重落在地上的聲音，沉沉的一響。我無法轉頭查看，只用最後一絲力氣發出了微小的求救聲。

雨豆樹頂層的樹冠有兩隻黃色的鳥，發出悠揚的鳴唱聲，一前一後飛往牆外的方向。

「欸！」**Seliyap** 的臉出現在眼前。

眼淚終於流下。

Seliyap 將我背起，帶著我穿過腳踏車棚，經過宿舍的長廊，到了舍監值班室。舍監一看到我馬上叫了救護車，送急診。在急診室打了點滴，大概過了一兩個小時力氣就回來了。當時還不知道我到底生了什麼病，以為只是準備考試太累、沒喝水，有一點輕微的貧血和過勞。學校導師在我送進急診後不到半小時就來了，說他早自習沒看到我馬上就開始找人，跑了趟宿舍，知道我人在急診又搭計程車衝過來。

父親直要到當天晚上才打給我，只叫我要「注意一點。」

我事後問 Seliyap 為什麼會回頭找我？她說她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坐在公車上隱約感覺有點怪怪的，努力回想只模糊地覺得，那天早上握著的手，我的手，跟平常不太一樣。

「很輕，好像隨時會碎掉，像是玻璃的感覺。」她告訴我。

坐在公車上，Seliyap 覺得如果這一刻沒有回頭找我，也許永遠再也見不到。她就在隨便一站下了車，往宿舍的方向跑來。下車時司機還對她喊說學校還沒到，但她頭也沒回地奔向宿舍。看見小鐵門被鎖了，她馬上踩著路邊機車的椅墊翻上圍牆，跳了過來，便看見我躺在地上的身影。

到畢業前，我們上學時還是會牽著手。

離開宿舍的前一晚，我跟 Seliyap 買了梅酒在房間裡喝。前幾天下了場大雨，把雨豆樹細細的圓葉打落一地，幾天後窗外有一股土壤發酵的味道，腳踏車棚的柱子上出現好幾隻蛞蝓。在這樣潮濕、蛙鳴憂愁的晚上，Seliyap 跟我說起她未來的志向，她說要去讀護理系，之後找一個有錢的醫生結婚。而且還要很帥的，她補充。

我不敢笑太大聲，以免舍監前來發現我們在喝酒。

Seliyap 問我想做什麼？

我晃了晃裝著梅酒的馬克杯，堅定地說了——

「我要當全台灣最大飯店的老闆。」